



黃山高峰長奇松 枝葉伸展似迎客

最近參觀了一個以「皴」為主題的水墨山水畫展。「皴」是中國畫的一種技法，用淡墨塗染以表現山石紋理、峰巒摺痕及樹身表皮的脈絡、形態。畫家董源畫山石，曾用麻皮皴，是最能表達山水雄奇的筆法。

展出的作品中，我最喜歡的，是以黃山山水為題的畫。自古以來，每當提及黃山美景，多半會想到明代旅遊家徐霞客對黃山的推崇。徐霞客曾兩次登上黃山，並留下「薄海內外之名山，無如徽之黃山。登黃山，天下無山，觀止矣！」的讚嘆。這句話被後人引為「五嶽歸來不看山，黃山歸來不看嶽」。

黃山傲立在安徽省山地之中，地處華東北區。安徽，簡稱「皖」，被長江和淮河兩條水系分成皖南、皖中和皖北。黃山據統計有72峰，其美景真的寫之不盡。《老殘遊記·明湖居聽書》中，描寫白妞王小玉的歌聲時，就以一條飛蛇遊遍黃山三十六峰來形容，作者劉鵬以實景來形容抽象的歌聲，也是一絕。

近代文學家老

舍寫了首《詠黃山》，讚嘆黃山風光美好，更勝華山。原文是：

人間多少佳山水，獨許黃山勝太華。
雲海波瀾峰作島，天風來去雨飛花。
千重煙樹蟬聲翠，薄暮晴嵐鳥語霞。
怪石奇松詩意裏，溪頭吟罷飲丹砂。

在黃山那800米高，生存艱難，偏有松樹深深扎根石縫中，在山巔站得穩穩當當。在中國，這些松樹很有名，每年吸引不少人來遊覽欣賞，名為黃山松。也由於它枝葉伸展，有如向遠道而來的遊客招手歡迎，有人就冠以「迎客松」、「送客松」等美譽。

松樹的種子乘風而行，落腳在黃山的各個角落。花崗岩的縫隙，缺水源，少養料，看來隨處生長的黃山松，自有一套生存法則。原來當清晨時，谷底的水汽開始上升，不用多久，到達半山。再向上，整個大都被裹住。水汽將整個山包圍着，它們的終點是天空，最終冷卻，變作雲海。

即使在秋冬季節，雲霧依然在陽光的助力下潤濕大山。98%的山體有植被覆蓋，草木享受大山的滋養，也成為水汽的泉源。喝足水，黃山松還要絕地求生。它們的根不斷分泌有機酸，從堅硬的岩石中，

溶解出點滴養分，形成薄薄的一層土壤。陽光正好加一把勁，使木長成林。

就是這些因素，令黃山以「奇松、怪石、雲海、溫泉、冬雪」這「五絕」著稱。

另有一詩直接描寫讚賞黃山松的，乃是出自清朝乾隆皇帝的《詠黃山松》：

巧匠移雲根，斲松辭疊嶽。
植盆忽過江，盤枝故偃蹇。
依然標古度，卓爾契道莞。
三十六峰翠，鬱蔥常滿眼。
春風聲奏濤，秋月陰張傘。
昂首問庭松，何不可為伴。
恰似陞移人，壽長身則短。

黃山的冬天，平均氣溫通常在零度左右，對於耐寒的松樹來說不算冷。不過，冰雪意外增加的重量，對根部缺土的黃山松是一種考驗。想要生存，這些松樹唯有將根扎入更加深的石縫裏。同時將身體向太陽的一面，盡力舒展，擁抱陽光，與群山一起塑造大地的盆景。

古人稱黃山「無峰不石，無石不松，無松不奇」，奇松即形態奇特的松樹。古書有載：「有幹大如脰而根蟠屈以欹計者；有根只尋丈而枝扶疏蔽道旁者；有循崖度



◆黃山「迎客松」。資料圖片

壑因依如懸度者；有穿罅縫縫出側生者；有幢幢如羽葆者；有矯矯如蛟龍者；有臥而起，起而復臥者；有橫而斷，斷而復橫者，此尤奇也。」名畫家張大千，一生曾登黃山四次，分別創作了《黃山擾龍松》與《黃山倒掛松》，名震中外。

如今，欣賞黃山的美景，可依賴高空穿梭的吊車。旅客不需要再經歷古時登山的艱難與苦寒。就算45度以上的險峻

峭壁，纜車都可穩穩前進。它走得很慢，以效率為準則的城市人，想要領略黃山幽谷的美，就要調整一下心態和節奏了。

今日，有人上險峰、下幽谷，都是為了在雲上駐足。清冷的晨昏，無邊雲海在腳下洶湧翻捲，每日都有人在山風中等待更多的奇觀。而那號稱「黃山光明頂」的天文台，就有如雲霧中的明珠，會將清楚的氣象資料傳送給遊人知。

◆雨亭（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）



文苑英華

國泰民安齊努力 履行責任憑堅持

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」筆者自小便不時聽到這句說話。

在「國泰民安」之前，先來一句「風調雨順」，甚有聽天由命的味道，其實這與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並不一致。

孔子說：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。」

古代的人短壽，普遍的人都不能活過五十歲。試問，古代活到五十歲的人，難道不知道自己時日無多嗎？如仍有未完的心志，同時困擾於年老力衰並天地、人三方面種種的限制，若要咬緊牙關走下去，實在是心理上一大考驗。

五十歲的孔子對自己的未來悲觀嗎？當然不是，否則便沒有另外兩個十年階段的個人修養之提升——「六十而耳順」「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」了。

所謂六十而「耳順」，就是不把逆境看成問題——練成了「窮途不是末路」「舉世譽之而不動，舉世非之而不加沮」「道行之而成」等心態超越境界的修養工夫；也許隨着修養工夫之成熟，無論遇到什麼挑戰，都因而不擾，迷而不惑，凡事都有信心應付自如。在信心

大於心理壓力之情況下，何逆之有？何事不順？

所謂七十而「從心所欲不逾矩」，就是修養工夫已到達爐火純青、完美無瑕的境界：一切行動自然而然地發自內心的真誠，知行合德；着力適中，及而不過；時行則行，時止則止；窮則求變，原則如一。

在五十之年做到「知限」之後，再追求六十歲的「諸事看順」、七十歲之「誠」與「中庸」等表現。試問，孔子怎會對人生消極和悲觀呢？

行動本身就是目的

孔子還有一句名言：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。」明明是不可為的，為何堅持為之？孔子不是是在引導人浪費時間、白費心機？當然不是。筆者認為，當遇上人生三件事情：一、因身份而必須履行的責任；二、因價值觀而必須堅守的原則；三、因人生生命而不可不走的道路，無論情況如何，都是要堅持到底，行動本身就是目的。

例如：作為醫者的，無論病人的病情

如何，縱使存活機會已經渺茫，仍需全力救治，因為救人本身就是目的。

又例如：作為老師的，無論學生的表現如何，仍需努力愛護和教導他們，學生能否改善過來，也不影響愛護和教導他們的決心，因為愛護和教導他們本身就是目的。

二十多年前，筆者曾經到天安門廣場親身觀看升旗儀式，升旗的一刻，回想到新中國建立之初，民生困苦，百業待興，內憂外患，勢弱力孤，若不是為政者與人民的堅持，哪會有今天重新崛起的中國？

風調雨順固然符合人的期望，然而，這不是人所能掌握的。更好的、更積極的，不就是縱使風不調、雨不順，仍然竭力堅持履行責任、堅守原則、回應召命。試想，如果人人都能抱着《孟子》之「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」、《左傳》之「忠於民而信於神」的決心，一切先天而後已，一個國家離國泰民安還會遠嗎？

原來除了風調雨順之外，要達至國泰民安，還有大家可努力進取的空間呢！

◆盧偉成MH校長，筆名孺子驢，播道書院總校長、香港教育領導協會主席、新城電台親子節目《人仔細細》嘉賓主持、中國文化研究院學科顧問，致力在中、小學推行中華文化教育，並把中華文化價值觀之學習滲透於各個校園生活環節中。

思辯任我行

攻防要有意識 提前部署戰場

上次提到辯論如戰場，在短兵相接時，雙方的攻防意識往往發揮關鍵作用。攻防意識的重點在於要預判辯論中有哪些位置是「兵家必爭之地」，一方面要主動出擊，另一方面也要部署防備。今天以「剩食問題嚴重是因為社會太富裕」這條比賽辯題為例，探討什麼是攻防意識。

根據經驗，我們已可知道一些基本的攻防點，例如關鍵字眼的定義。由於這是一條「實然型」辯題，定義特別重要。例如「剩食問題」，正方明顯也發現了這個重點，所以提早作出部署，選取了「聯合國農糧組織」這類比較權威的定義，將範圍聚焦於生產商、零售商與消費者的行為所造成的食物損失。

然而，另一重要字眼「社會太富裕」的防守則不足，正方只是簡單指出「財物充裕」，並以發展中國家與已發展國家作為對比。這種定義對於正方來說並沒有多大攻擊力，反方只要舉出一些社會富裕但剩食問題不嚴重的例子（如日

本），即可反駁。此處，我們不能忽略一個字眼「太」，即是「過度」，並作出辨析。富裕並不只是指財富的多少，而是形容生產力的結果，其背後是生產與消費的關係。簡單而言，「太富裕」可以定義為食物生產力過高，產能出現過剩，以致成本過低，對於消費者而言，購買力相對高，所以更容易出現過度消費食物而造成浪費。如果正方能將定義深化，就更能推論「太富裕」如何促使「剩食問題」，提高攻擊力。

除了定義外，邏輯關係也是一個攻防點。辯論中的「因為」直接要求論證/反證「社會太富裕」(X)與「剩食問題」(Y)之間的因果關係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兩者之間可能存在有相關性，但不代表因果關係。

什麼是「相關性」？簡單來說就是X與Y是同時發生變化，例如我們發現社會愈富裕的地區，剩食問題愈嚴重，那兩者就有一定的相關性；但X與Y「相關」不代表X就是Y的原因，這當中還

需要說明X是如何導致Y。

因此，正方要多花心思去說明「社會太富裕」後，如何促使「剩食問題」，例如生產模式會出現什麼變化？消費生態會出現什麼變化？生產和消費關係又會出現什麼變化？此處可見，X不一定會直接導致Y，這當中的機制只要說明清楚，就可以提高說服力。

不過，要證明因果關係是艱難的，所以此處也會成為反方的主攻點。例如在比賽片段中，反方就一直以「敗家是因為家中太有錢？」的反詰，來對正方因果關係的論證施加壓力。

辯論沒有標準答案，只在攻防。攻防之外，辯題的意義也不可忽略。剩食問題的背後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糧食危機，糧食不足的問題在千禧年以來一度有明顯改善，但近年因為氣候、國際環境因素又再引起關注，值得大家深思。

比賽片段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Y8Hisu2YIn0&list=PLFC209258795EE8A&index=8>

◆任遠（現職公共政策顧問，曾任職中學、小學辯論教練，電郵：yydebate@gmail.com）

恒大清思

孔子反口違承諾 全因盟約不仁義

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記載孔子一次前往衛國，途經蒲地時，當地發生內亂而被拘禁。蒲人向孔子開出釋放他的條件：放棄前往衛國會見衛靈公。孔子這邊應允蒲人，那邊卻在離開後便不理諸言去了衛國。

研讀孔子的言語和事跡時，我們會經常發現一些看起來自相矛盾的地方。例如《論語》強調君子要「忠信」，認為誠實守信是待人處世的重要方法，然則為何孔子自己卻在上述處境中違反信諾？正如孔子形容自己的思想，「吾道一以貫之」，讀者若能細究孔子言行背後的原則，便會發現重視誠信與他沒有遵守與蒲地訂下的盟約並不扞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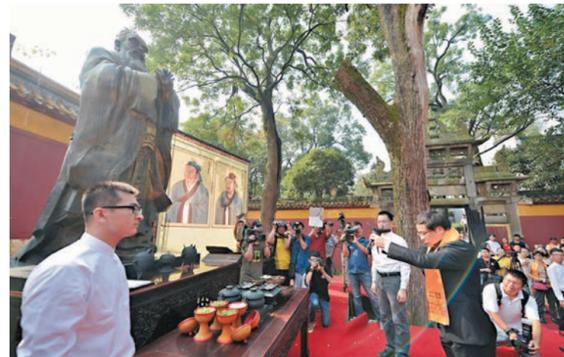
《論語》固然重「信」，「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」，說明人若沒有「信」的品質，便難以與別人建立良好的關係，從而立足於社會；弟子子張問他怎樣行仁，孔子便以「信」作為行仁的具體形式，並指出信實可靠便能得到在上位者任用，可見「信」的確是孔子心目中君子所具備的重要品質。

「信」固然重要，但一個人的信實，是一種行事方式，在孔子心目中，君子最重要的是具備「仁」的精神，並有「義」作為一切行為的依據，因此，君子能否藉助「信」實現「仁」的理想，還需要看其行為是否合乎道義，所以《論語》說「君子義以為質」，並以信實的態度行事。

正如新儒家學者徐復觀指出，孔子的倫理思想是以自由的精神為基礎的，這可從《論語》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」、「為仁由己」等主張得到印證，認為決志行仁是出於人的自覺選擇，而非外在壓力，因此我們可以將孔子的主張，理解為不盲目守信，並以信實的態度來實踐仁義。

子貢曾經問孔子，怎樣才可以成為「士」，孔子答道：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硜硜然小人哉！抑亦可以為次矣。」就是說盲目服從於外在的行為規範，而忘記背後是否有道德價值為根據，這種人就像頑石一樣不懂變通，只能是次等的「士」，後世孟子亦指出「大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惟義所在」，正是孔子主張的最佳註腳。換句話說，若守信的目的不是為體現仁義，君子便不必拘執於區區的承諾。正因如此，孔子被蒲人釋放後，便逕自返回衛國，建議衛靈公討伐犯上作亂的蒲地。

《孔子世家》還記載子貢問孔子，難道盟約可以隨便毀棄的嗎？孔子的回應是：「要盟也，神不聽」，也就是說他與蒲人之間的所謂「盟約」，是在脅迫之下而結的，而非出於自覺行義的選擇，既然當中沒有任何道德基礎，所以連上天也不會鑒察，自然失去其神聖性，不必死守。



◆孔子認為是否守信，也要看承諾的目的是否體現仁義。圖為嶽麓書院的祭孔大典。資料圖片

◆蘇澤民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

